

丹  
嫫  
信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精選叢書

丹

孃

傳

廣野萩郎繪

戰時文化供應社出版

# 代序

## ——詠丹孃

馮玉祥

國家民族想自強  
男女出力須同樣  
德國強盜希特勒  
突襲蘇聯萬砲響  
口中正在講朋友  
一脚踢在小肚上  
背信失義無人理  
全力侵略冷不防  
蘇聯男女多勇士  
萬衆一心上戰場  
最出名的女英雄  
她的名字叫丹孃  
丹孃年歲並不大

序

十八九歲離學堂  
爲了救國肯犧牲  
懇懇切切辭老娘  
一心加入游擊隊  
潛入敵人之後方  
今天得爭放大火  
敵人千百齊死傷  
明天又去放地雷  
成千德軍又陣亡  
真是一人肯拚命  
萬人遭遇心胆慌  
屢次冒險立大功  
她並無意把名揚

368678

7

序

最後又雙險藥廠  
打算放火把敵傷  
不幸忽然被敵俘  
德人說已調查詳  
百般拷打逼口供  
咬牙閉口不開腔  
三次五次受非刑  
一半不說閉目光  
後來打得實無法  
她纔說出她心腸  
最後勝利屬我們

死而何懼氣堂堂  
德人把他竟勒死  
一根繩子吊梁上  
對此女傑示慘暴  
很久不准入埋葬  
感動蘇聯各界人  
百般設法去照像  
我隨遺容在康莊  
精神不死萬古芳  
青年女子死如此  
真是世人好榜樣

# 丹 孃 傳

## 第 一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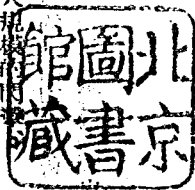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以一種瘋狂的姿態向蘇聯開始了一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侵略。懷抱着於十一月七日抵達莫斯科紅場舉行閱兵典禮的那種驕狂的自信的心情，希特勒是目空一切的狹着西歐勝利的餘威向蘇聯分三路進兵，在他的作戰的計劃與日程上是顯然把蘇聯當作醜陋的丹麥、挪威、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以及祇有三星期便屈服于納粹的鐵蹄之下的法蘭西同樣看待的。蘇德戰爭是迅速的展開了。荒誕的夢想誘惑着這個殺人的惡魔。德國與其附庸國的軍隊破擊着渡過盧特河，向蘇聯比薩拉比亞及北布哥維納兩省推進，另兩路則分向列甯格勒，白俄羅斯進發。北起波羅的海南抵黑海的長達一千五百餘哩的戰綫上，捲起了侵略的腥腥的風暴。

不到二星期，立陶宛的首邑考那斯被攻下了，拉特維亞的首邑里加喪失了，一個月之後，愛沙尼亞的首邑塔林也扯上了卍字旗了！

比薩拉比亞，北布哥維納迅速的失陷以後，戰爭便在蘇聯的本土展開。

北路：德軍由芬蘭威蘇赫的卡累利阿沼澤地，侵入了北斯哥夫，圍攻列甯格勒。

南路：德軍攻進烏克蘭，奪下首邑基輔，黑海沿岸的敖德薩、維爾諾等地亦先後淪陷。十月底，卡爾科夫棄守，到了十一月初，卍字旗飄到刻赤半島，扼住亞速海的咽喉。再由塔根羅格進佔羅斯多夫，窺視



高加索油田。

中路；是戰事最激烈的一路，莫斯科是納粹的目標。希特勒以東普魯士方面的軍隊經考那斯及以德波聯軍經歐俄鐵道會師向莫斯科逼進，連續佔領白俄羅斯的首邑明斯克，及南部的哥美爾，攻下了斯摩梭斯克，維亞茲瑪，和布科安斯克，德軍即以合圍的姿態北自加里賓，西自摩亞斯克（維亞茲瑪之西）南自圖拉（奧勒爾之北）三路猛撲莫斯科。

希特勒微笑着檢視他案頭像雪片飛來的捷報，第二天天地撕下了他的勝利的巨幅的頁子，他絕不猶豫的叫着：「莫斯科是在我的手中了！」

是的，莫斯科已在危急中了！

但是，蘇聯的統帥史大林和高級將領們，面對着這突來的侵略戰爭，却是在沉靜的應付着。戰士們也是沉靜的，英勇的蘇聯人民也是沉靜的。千百架的飛機的轟炸搖撼不了這鋼鐵一樣的堅定的軍民之心，成千成萬響的大炮的聲音雖然是由遠而近迫近莫斯科了，但是他却不能搖撼這鋼鐵一樣的莫斯科城。相反的，它却正成爲激動蘇聯軍民奮戰的搖籃。納粹雖然驅使了幾千幾百的坦克衝到紅軍的陣地來，可是在莫斯科的外圍却遭遇了一座不可超越的堡壘，那堡壘便是浴血抗戰的紅軍和英勇助戰的人民。

在一百三十年前，以焦土戰術穿透了拿破侖一生的榮譽而在歷史上刻劃着一個光輝的記號的莫斯科難道會這樣輕易地爲希特勒所擷取嗎？蘇聯數百萬英勇的軍民難道甘願撕下他的一百三十年前光榮的歷史的一頁而丟在地上讓希特勒粗暴的踐踏卑輕蔑的污辱嗎？

不，決不。

赤都莫斯科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便迅速地穿上了他的武裝。

在莫斯科，戰爭的氣氛改變了每一個人，大家都是沉靜而嚴肅。大家莊嚴地迎接著這偉大的戰爭。這戰爭的發動者的企圖不僅是要踐踏蘇聯的版圖，而是要滅亡整個蘇聯民族，要使蘇聯各民族子孫永遠的做他們的奴隸，是要蹂躪蘇聯人民的財產，困窮妻女以及毀壞他們的祖宗的墳墓。諸武的兇犯希特勒所帶給蘇聯人民的武有死亡，蘇聯人民是認識得這一點的。他們不再思索其他的一切，他們不再留戀其他的一切，（這個時候還容許他們思索和留戀什麼呢？）每一個蘇聯人民所想到的祇是如何驟逐在他們家園裏跳躍着的野獸，如何捍衛他們的國土和如何捍衛他們的首都莫斯科。

他們祇有這樣一個目標。

莫斯科的天色還是和往常一樣的晴朗，太陽並不十分強烈的射在壯麗偉大的克林姆宮的屋頂，繁華熱鬧的高爾基街上行人仍舊那麼多，那麼雜沓，他們浴在陽光中的臉龐顯出了活潑與剛毅，他們的嘴裏交談著宏亮而有力的談話，談論著戰爭發展的情形和申述他們的誓言。他們擁擠著靜聽著街頭的無綫電收音機廣播，他們興奮的嗓子又興奮的走開了。火車站上更加顯出了擁擠的景象，如果你要詢問丈夫們為什麼是這樣的迫促，他們可以告訴你，他們應做的事實在太多了，他們絕不願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在休息裏。全莫斯科的壯丁毫無例外地全體動員起來了，每天都有成隊的壯丁唱着雄壯的軍歌，投入火車的車廂開到前線去。莫斯科的各種工廠雖然在戰爭發生的時候已有一部分疏散到四方，但是留在莫斯科的工廠，仍然緊張的生產著，婦女在軍隊中工廠、農場中擔任了她們所能够擔任的工作，而且不斷的增強了她們的工作能力和擴大了工作範圍，有的參加了義勇游擊隊，有的做醫務人員，有的負責管理工廠，而大部分則幾

乎代替了集體農場和國立農場中的所有出征的男子。

莫斯科，爲職業的侵略者所進攻了，但是英勇的蘇聯的人民在全力的捍衛着她。

外圍的戰爭一天一天的激烈起來，蘇聯的戰士一批一批的運上前線。

用鐵和血來保衛莫斯科，希特勒是不會倖退的。

戰爭不斷的演進着，莫斯科的報紙天天登載着戰爭的新聞。開始是帶來了惡劣的消息，以後消息漸漸的好轉了，最後，希特勒的軍隊顯然頓挫了，莫斯科外圍諸城市陸續從德軍手中解放出來了，每天的捷報減低了莫斯科市民心頭的壓力。

誰趕走莫斯科門口的敵人呢？不是英勇的蘇聯軍隊嗎？不，這答案是不完全的，我們應該說是英勇的蘇聯軍隊和人民。

蘇聯的報紙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報導了這樣一個新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維萊城附近，彼得利仙夫地方，德軍軍隊殺死一十八歲之青年團員莫斯科少女。該女自稱丹娘，爲義勇敢死隊隊員。當莫斯科最危急之時，郊外避養地果林津，斯霍特，已作成戰地區，該女深入敵後，從事於破壞敵方交通綫工作，不幸爲德軍俘虜，數經嚴厲拷問，備受凌虐，但卒無供詞，最後乃爲德軍絞斃，而慷慨殉國。」

這新聞顯明的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蘇聯的人民沒有一個願意容許他們的敵人和他們自己共同生存着



耻笑的，蘇聯的疆土是決不容許敵人觀戰而停留一天的，莫斯科的門前是決不容許敵人駐足的，有千千萬萬的軍民、男女在保衛着莫斯科，莫斯科是不可撼動的，而永遠成爲了希特勒夢想中的「潮」不可接近的都市。

在這種教訓之下，希特勒的軍隊還不要乾乾淨淨地撤退嗎？

## 第二章

和莫斯科保衛戰勝利的消息一同傳播着的是丹嫻殉國的新聞。丹嫻，像含苞未放那樣鮮豔的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是毫不猶豫地把她的生命獻給國家了，她爲了要打擊敵人，參加了英勇敢死隊員，在彼得利仙夫地方，爲德國軍隊所逮捕，她受盡了納粹匪徒的凌辱，受盡了納粹匪徒的毒刑，最後並在絞刑架上結束了她燦爛的生命。這是一個令人感泣的故事。由於蘇聯報紙廣泛的刊載，這一個英勇壯烈的故事像疫一樣的從這一個角隅傳到另一個角隅，而深深地印在每一個人的心上。

丹嫻，被蘇聯政府追贈以蘇聯英雄稱號的丹嫻，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丹嫻，她的真姓名是若霞（名）阿娜多麗佛娜（父名）哥司摩乾綿司加（姓）莫斯科城十月區第二百零一中學十年級的學生。

她年十八歲，早歲喪父。同着母親留波維，兄弟舒利克，住在姬米略公園附近，亞力克山特羅德街第七號房子。

高身材，勻整的結構，闊肩膀，活潑黝黑的眼晴，短的黑頭髮，是一個健康的，深思的，富於情感的人，她的微笑的面龐上，時常突然映出濃厚的紅色。

她在學校裏是非常的勤勉，堅決，及具有要達成預定計劃的固執。

她每在文學功課之前，讀許多的書，摘錄她所喜歡的文句。她對於數學稍差一點，下課以後，她時常很久的留在代數課本之前，耐心剖析每一個公式，一直到最後通曉爲止。

若霞在班級裏當選爲青年團羣衆組織員。她向青年團員們建議，要教育那些失學的家庭婦女，並非常堅執，要完成這件事體。青年們起初很高興動手去做，但是路程很遠，許多人不久竟冷淡下來。若霞對於失敗很覺得難過，她不能瞭解，怎樣可以達到障礙便退後，不忌憚於自己的諾言和義務……。

俄國文學和俄國歷史，若霞熱烈而深刻地愛讀。她是一個純樸而循良的蘇聯學生，好的同志，勤勉的青年團員，可是在這些同伴的世界以外，在她還有一個世界，那就是祖國文學和祖國歷史裏可愛的英雄世界。

朋友們有時責備若霞有些不近人情情。這便是讀齋的實恰正把她整個吸引過去的時候。在那時候，若霞成爲迷惘而孤僻的人，彷彿陷入並能用內在的美妙把她捕捉住的景物的圈內。

民族偉大英雄的過去，描寫在普希金，戈果里，托爾斯泰，柏林斯基，屠格涅夫，這些人的著作裏的，是永遠在若霞的靈想的視界以前的這這個過去。她，錄成她的特性，她定她的願望，激發她的努力，以不可阻遏的力量吸引她向著民族奮鬥的目標前進。

在若霞的小抄本裏，她紀錄了在那裏讀過而與她精神相契合的詩句。

……人應當是一切都美觀而面貌，衣服，精神，思想麼（柴薩甫）

甯死，也不給沒有愛情的吻。（威爾內舍夫斯基）。

拿去個法國人，我也不願交出個俄國人。（羅杜索夫）

呵，倘使我有戰盔戰甲，

我要保衛自己的祖國……

敵天從我軍面前退却，

英勇的戰士何等幸福！（歌德）

若說以那樣特別能使入感動的童年的真誠與親切，寫那些對於蘇聯民族高傲的昨日，激盪的今日，光明的明日；寫出了她對於她祖國及領袖內心嚮往的忠誠。

在這些筆記裏，可以看出她完全是在思想單純潔，永遠意志向上，要達到人類理想最好的成就。

一九四一年六月，在學校考試的最後之日，若霞升入第十年級，但在幾天以後，戰爭便開始了。

當戰爭的風暴襲擊蘇聯的國土的時候，整個蘇聯起了異樣的顯明的波動，莫斯科開始疏散，機關、學校、工廠都儘速的離開了城市而疏散到遼闊的鄉村中去。為了避免總總空襲的損害，學校停課了，年幼的學生由政府移送安全地區，青年學生都自動的選擇了他們能力所能負担的軍事輔助的任務。

蘇聯的婦女也從戰爭中鼓舞了她們自己，她們除開在醫藥、救傷和救護方面獲得她們的工作以外，成千成萬的婦女，家庭主婦，開始進入了工廠和農場，開始耕種土地，以及填補男子們空著的位置，使他們能够參加軍事訓練和上火線。

但是她們還未滿足，她們不能忘掉一件道被插秧的事，她們常常在口頭勸勉着：

「我要參加直接的戰鬥！」

驚慌張的氣氛籠罩着的莫斯科的街頭是不寬寂的，一半一半的人民緊閉在無錢接收音響下面聽着戰訊的傳播，紛紛戰守防於他們的戰務消息增加了他們更畏的激動，但是他們有堅強的自信，蘇聯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莫斯科的婦女並沒有落在人們的後面，她們都勇敢而慷慨地接受了戰爭課予她們的任務，她們除開始進入工廠農場工作以外，有的參加了各種任務隊，有的投身於前線。街頭出現的多是武裝的婦女。有些裝飾得像個男人，把褲腿裝在高統皮靴裏，穿着男人的衣衫，戴着男人的帽子。另外有些穿着灰色軍服和夾短褲，還有一些穿着藍呢的或是灰色料子的短褲，和運動鞋。有些武裝的少女，頭髮盪成男式。另外有些則作今日之時式，打成長辮。看護們，駕駛員們，高射砲手們，防空人員們，醫生們，牙醫們，宣傳人員們——她們都會使用刺刀，大多數則能使用機關槍。正在訓練之中，準備上前方去作戰。她們彼此敬禮，有如男子們彼此敬禮一樣。她們是莊嚴而活潑；她們在街上大踏步的走着，充滿了精神和愉快。也和男人們一樣，絲毫不帶柔弱之態。因為這些女軍人，增加了這個城市的歡愉和生氣。

莫斯科的景象是緊張的，而又是活潑的。

若霞爲眼前的景象感動得不能安靜下來，她終於對她的母親宣述了她的志願，她願成爲一個戰士，她決定加入義勇敢死隊做志願兵。

「如果你願意，你是可以去的；但是以你這樣青的年紀，是應該留在莫斯科做別的工作的。」母親說。

「我覺得我還是直接參加戰鬥才有意義。」若霞莊嚴而懇切地說：「母親！我知道我可以做別的工作，可是我的熱血鼓動着我，我不能眼睜睜的再看納粹匪徒在我們國境橫行下去，我也不能忍受那些匪徒們繼續的對於同胞的凌辱和殺害，我希望我能從自己的手上直接殺死幾個敵人，如果有機會，我必定能够完成我的願望的。」

「但是，你也可能在沒有達成你的願望以前而犧牲的。」

「母親！祖國在召喚着我，我們是不能預測未來的一切的。」

母親用慈祥和淚眼凝視着她。

她向母親告別，對母親說：

「不要哭泣，母親。我將成英雄回來，或將成英雄死去。」

她就這樣進入兵營，在一間大而破爛的房間裏，隊長坐着一張大桌子前面。隊長驚奇地注意她的面龐好久。

「你不害怕嗎？」

「不，我不害怕。」

「在樹林裏，夜間，一個人不很可怕嗎？」

「不，沒有什麼。」

「但是落到德國人手裏，或者要受拷訊呢？」

「我能忍受一切。」

她的信心感動了隊長，他允許若霞加入隊伍。看呀，戰士的甲和盔，她所夢寐不忘的！

十一月十七日，她寫給母親的最後的一封信：「親愛的媽媽！你現在生活怎樣？你身體怎樣？你沒有害病嗎？媽媽，倘使有可能，請寫信給我，短短幾行也好。我完成任務，想要回來，到家裏來作一次客。你的若霞。」在她的小本子裏，又寫着「哈孟雷特」的一句話：「別了，別了，勿忘我。」

### 第三章

當十一月間德國軍隊逐漸迫近莫斯科外圍的時候，一隊義勇敢死隊隊員被派赴敵人佔領地區內展開遊擊戰爭。

若霞是其中的一個。

在奧善哈伏村，那羅福明斯克附近，若霞和他的同伴通過戰線，進入敵人佔領的地區。

在果林津，斯賓特的鄉村裏，他們度過兩個星期的時間。

冷落的松林爲白雪所掩蔽，他們匍匐地像獸類一樣的潛行着，風颯颯地打着給冰凍了的樹枝，那些被吹落下來的雪片不時打着他們的頭。雪地的行進是迂緩的，有時遇着了傾斜的小坡，他們便俯下身子，用凍僵了的手緊握住搖搖不定的灌木，把他們的謹慎的腳踏在雪地上，他們沉着而機警，好像恐怕踏碎雪下的殘葉一樣。他們行進的是被雪掩蓋了而辨認不出的彎曲的小道，而濃密的樹林保護着他們的行藏。

「能夠在這裏給我們打死幾個納粹匪徒那才好呢！」其中的一個人說。

「他們是不會到這裏來的。」若霞說，「他們不慣停留在雪夜裏的。」

「我們必須更接近敵人，才能殲滅他們！」

「要到彼得利仙夫，我們還須三天的路程呢！」

他們在這樣冷得刺骨的天氣裏，又走了兩天的路程。

在這兩個星期中，他們住在樹林裏，夜間履行戰鬥任務，白天在樹林裏燒火取暖，坐在雪地上，靠着

松樹睡。同伴們有的因為勞苦的行軍乏了，若霞却沒有一次訴過苦。她鎮定地忍受着，不肯示弱。

當到了距離彼得利仙夫還有二公里的一個樹林的時候，天色漸漸灰黯下來了。冬天的黃昏格外來得淒涼與寂寞。一片無際的樹林，山地，道路，田野為濃厚的雪掩蓋着，在這靜得像死的空氣裏，真是連一張松葉都沒有飄落下來打破這個難堪的寂寞。若霞他們這一個小小團體在最後幾天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活潑了。他們在過去兩星期內已經做過了很多的工作，切斷了德國軍隊全部的野外電話線，殲滅了兩個德國的哨兵，又毀滅了馬房和十七匹戰馬，並且仔細地探悉了駐守在這一地區的敵人的數目和他們的配備，其中的三個隊員因為必須向隊部作一個綜合的報告，就在兩天以前，先離開這裏了，剩下的祇有若霞和另一個叫做耶爾哥夫的隊員，他是一個沉默的青年，一個勇敢的戰士，他們一同戰鬥着，直到漸漸的接近敵人的彼得利仙夫村。

這兩個男女青年，艱苦的潛入了這個荒涼的樹林，除出不斷的把藏在皮帽子裏的口呵出熱氣來溫熱凍僵了的一隻手以外，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他們又伸起了腰遙望着那漸漸為夜色所吞沒的前面的村莊，那邊彷彿有一點黑暗線條可以隱約辨認，或許就是掩蔽這一個盤據着納粹匪徒的村莊外面的一簇樹林罷；在那村莊裏，偶然透露出一點燈火，但祇是那偶然的一閃，隨即又被整個黑暗吞沒了，若霞這時深長的透了一口氣，她以激動的調子，回過頭來對那極度疲乏的同伴說：

「你很疲乏罷，耶爾哥夫，她溫柔地看了他一眼。「應該休息一下了，在那枝古老的松樹下面，是比較得適宜於我們一個寧靜的休息的」。

耶爾哥夫側轉了頭看了一眼，那老松樹下面有一塊沒有給雪打濕的乾淨的土地，「我還可以勉強支持



一下，「頓了一頓。『但是，我們現在應該吃一點東西了！』」

他們於是就用他們的羊皮外套墊在地面，一同坐了下來，若霞解開了他們的口袋，那裏面的是：一點點的乾糧，他們很節省的吃着，他們祇吃平時應該吃的四分之一，便不約而同的停止了。夜色漸漸濃厚起來了。

若霞裹緊了她的羊皮外套，默默地沉思着，在耶爾哥夫的眼中看來，彷彿她現在不是在冰雪遍地的山巒，而是在一個和平的園地了，在黑暗的保護之下，她是那麼熱烈的沉思着。

最後，若霞却吐出了一聲充滿了憤恨的不安的嘆息。

「冷呀！」耶爾哥夫說，「若霞，你在想什麼呢？一個人在寂寞的時候，是原想起來的，你在想起你的母親嗎？」

若霞鄭重地搖了搖頭，「走上了戰場，是早就把家忘記了的。」

「你恐懼敵人的攻擊嗎？」是開玩笑的樣子。

「我，恐懼的陰影是不會跟着我的。」若霞正經地說：「就是我們，也已經做過了好幾次的危險的工作了。當那第一次潛入了敵人的防地而開始切斷電綫的時候，當那又一次縱火焚燒敵人的馬廄的時候，我們大家或許都不免有一點心跳的，但經過了幾次的嘗試，就什麼都不怕了。戰爭磨鍊着我們，使我們成爲堅強的人，現在，縱然我們這一隊戰剩了我們兩個人，在我還是感覺和全體同志在升起一個樣子的時候，她沒有目標的向前凝視了一下。把身子靠近了松樹根，又輕輕地：「我在想起了『一個悲慘的故事』。我在想我們的姊妹們爲什麼要在這殘酷的戰爭中遭受這樣悲慘的命運」。

若霞在這一羣隊員當中，比較得是一個性格特別的人，正如她在學校裏一樣，她不大理睬人，也不大多說話，她祇是靜默，她祇是忍苦，人家高喊着飢餓，她一聲也不響，人家連叫着寒冷，她祇是將棉襖把自己的身體裹得緊一點，她所知道的也許比另外的人多一點，但她也從不喜歡講了出來，所以，耶爾哥夫又說了：

「你從沒有提起什麼悲慘故事過！」

爲了被寂寞所壓迫，若霞把身子挨近了耶爾哥夫，風陣陣地吹過了冰凍的樹葉，也吹過了這兩個青年戰士的臉，他們把羊皮外套裹得更結實一些。

「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從這個故事裏，你就可以明白我爲什麼要參加義勇敢死隊的動機和目的了。」「若霞緩緩地說，像把每一個字都咀嚼過似的，聲音裏帶着那樣沉痛和憤恨的調子，「我從沒有告訴你們過，在斯摩梭斯克附近的伏爾茲村裏，我有一個表妹叫安東尼娜，年紀比我小一歲，十七歲，那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活潑而健康，紅潤的臉像一果含苞未放的花朵，她整日都是用着熱情的美臉對着人，在斯摩梭斯克的第四百十二號中學讀書。今年的夏天她曾陪伴着姑母到莫斯科來。住在我們家裏有兩個星期。她們受到我們熱烈的歡迎，尤其是安東尼娜，那富於感受性的智慧和一顆純潔的崇高的心的少女，不久即成爲我的摯友，她比我更用功，她比我懂得更多，她真是一個可愛姑娘！」

「在斯摩梭斯克淪陷的時候，她該早離開了那裏了？」

「她跟姑母都沒有離開，」若霞的聲音很低沉。「她的美麗的影子還在我的眼前，她的可愛的聲音彷彿還留在我深刻的印象裏，但是她現在却成爲納粹匪徒的俘虜，」她嘆了一口氣。「在斯摩梭斯克，我們

英勇的軍隊與敵人曾經有過多次的激戰，但是那萬惡的敵人的行軍却是相當神速的。他們進攻打新摩梭斯克城的時候，就迅速地包圍了伏爾茲村，那裏也曾發生過一次搏鬥，終因為戰路關係，我們的軍隊移轉到陣地，沒有堅固的守住他。那匪野獸進了村子，於是就掠奪，燒殺，蹂躪，瘋狂一樣的重複他們的可怕的暴行。」

「那是納粹匪徒實行強取豪奪與流血恐怖的統治的「貫作風」。耶爾哥夫放聲說。

「是的」，聲音像鐵一樣的堅實。「那班強盜進了村莊，便進行着那常見的瘋狂搶掠和暴行；他們燒毀了農家所有的房屋。所有牲口，五穀，衣服，一切一切，乃至嬰孩的最後襁褓，乃至最後的「把糧庫和穀被掠奪一空，強盜們留給這村子的是毀滅和死亡，農民們在早晨不再被熟悉的雄雞聲所喚醒，也沒有鞭打羊羣的聲音報導黃昏的來臨，德軍吞噬或運走了一切東西。」

「你的姑母的家人呢？」耶爾哥夫親切地問。

「當德軍進入村子的時候才離開村子，但是不幸的安東尼娜和其他不幸的農民一起被捕了，那是因為她落後的緣故。」

「一種驚愕和惋惜的叫聲劃破寒夜的沉寂。

「姑母從千辛萬苦中逃到了莫斯科，而安東尼娜，却被德軍把她拘禁於污穢的馬廄，黑暗的倉庫，而最後塞進擠滿了飢餓的女人，少年和孩子們的軍廂運到德國。」停了一停：「這不幸的消息是我的姑母接到了安東尼娜從德國寄來的一封信才知道的。」

「安東尼娜已經被俘到德國了嗎？」

「是的，她就這樣做了納粹匪徒的俘虜了。」若霞說：「匪徒們虐殺俘虜的情形我們已經在報紙上看轉很多！他們用泥沙和石子擲在俘虜的頭上，用那殘酷的刑罰，威脅那些反抗者，用飢餓來折磨他們，同時讓以牛馬一樣重荷的苦役，直至他們疲乏或者生病到舉不起脚步。跛了，報紙的報導使我們認識了法西斯的殘暴面目，但沒有像我從安東尼娜那裏得來的報告那樣深切，那樣沉痛。」

若霞的聲音，彷彿有些抖動了。

耶爾哥夫一聲也不響，身子冷得發抖。

「在我眼前，無時無刻不展開着安東尼娜給她母親的那一封信，那信裏的每一個字每一句子都是用血和淚所寫成的，當姑母把這封信給我看的時候，我幾乎要失聲痛哭了，從那封信裏的情形猜想起來，安東尼娜現在恐怕已經支持不住這種殘酷的折磨了罷。」

「那封信上寫些什麼呢？」

「是一個沉痛的哀號！」若霞說：「信上沒有好多的話，但雖是僅僅幾百個字，也儘能說明她的不幸了。信上是這樣說：親愛的母親，我的生活比一隻狗子還不如。我們飲的這種青湯，在以前決沒有一個人能够吃的，……我的腦筋因為苦思焦慮而想乾了，我的眼睛因為終日流淚已經看不見了，我每天餓着肚子工作十二小時，但是我祇是哭泣，因為沒有一個人應該餓着肚子工作的。……信上又說：我親愛的媽媽，沒有你，我是多麼苦呀，我嗚咽得實在忍不住了啊！我憤怒得叫起來了，啊，更糟糕更困苦的事情多得很，但是我沒有力量來敘述它了！我們已經弄慣，夜裏兩點鐘門就開下來，警察把電燈打亮，叫喊：『起來！』把我們大家馬上就起來，走到外面去，我們站了一個鐘頭，他們開始數我們的人數，我們等警察打鐘。」

出來，你能够想像得出來嗎？我們差不多大家都是赤着脚而且有時是站在傾盆大雨下或冰天雪地中，我簡直不能想像！那時對艱難和痛苦，我們都說出來。被傳到又說，我愛了媽媽，我們住在森林中，我們聽說我們被講到另外一家工廠去幹活。最後信原說，親愛的媽媽，如果你得到，就請你帶一包與玉葱和蒜頭給我，我害怕敗血病呢！我要給編寫的請求呀！」

若爾菲而思索着那首詩着信中的句子，末了她真的激動得要哭起來了，她哽咽地說：「有多少姊妹在愛着和楚刺屠廠一樣的苦痛呢！這樣的深仇要由誰來報復呢！」

耶爾哥夫的熱血激盪着，他忘記了給身強體健的同伴以適當的勸慰，他若不得要張開喉嚨來喊：「我們決不放手我們眼前的敵人！」

寒風襲着他，他們於地文漸漸恢復到固有的清靜。他們討論到明天的行動計劃，他們又討論到在他們中間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感嘆中袋裏的乾糧不能支持他們再在這裏停留兩天的時間了，經過長時間的考慮，耶爾哥夫主張暫時回隊部去，等到補充充足後，第二次再到這裏來。

但是若爾菲自己覺得做得太少，她決定要獨自留下來。她對耶爾哥夫說：

「爲什麼我在關心！我要毀滅七個德國人。」

## 第四章

現在，留在彼得利仙夫附近叢林中的，祇有若霞一個人了。

嚴寒和飢餓都軟化不了她；雖然冷風吹得松枝上的積雪像冰塊一樣的堅硬，雖然口袋裏的乾糧已經用得那麼一點點了，但若霞並不注意到這些，正如若霞在學校抄本裏寫着關於伊里育基羅美次的話：「當着兇惡的敵人壓迫他的時候，俄羅斯土地自能灌輸他的力量，」她有着一種為祖國蘇聯的土地所給予的神奇偉大的力量，這力量，使她能够忍受嚴寒，飢餓，以及死亡的威脅。她在雪地裏是那麼機警，那麼活躍，順利地接近敵人並完成任務。

這是一個黯淡的夜，天空僅有幾點疏落的星在閃爍，那微弱的光芒透不過叢林的濃蔭，叢林中是一片灰暗，若霞習慣地點檢過了她的武器，和應用的物件，便判定了方向，壯着膽子摸索着向她應走的方向走去。

經過五六條生滿着荊棘的崎嶇的山路，踏過了一些為狂暴的風雪摧折了的樹木，穿過了叢林的狹溝，她的眼睛的余光似乎看到了她，她已置身在叢林外的空地上，她向前面凝視了一會，又迅速地把自己隱藏下來，向着彼得利仙夫村潛進。

前面是危險，是死亡的威脅，她一點也不怕，她已經經驗過好幾次了。

她進入了村莊。村莊靜得像死一般，這似和平的村莊，現在成爲一個野獸般的監獄了。

她接近了德軍的倉庫。那是一間堅固的木房。她仔細的在四週偵察了一會，於是把不真摺着的看槍藏

入胸前，又從口袋裏取出裝滿汽油的瓶子，從瓶子裏倒出汽油，然後彎下了腰，好去擦燭火輪。

正在這時候，一個德國的哨兵過來，從她的後面把她抱着。她用力推開了德國兵，但是來不及射擊。德國兵打落了她手裏的槍，發出聲響。

「啊，現在是，」若霞騰氣一閃，「現在是變成一個俘虜了」。若霞在平常的時候，甚至最困難的時候全不會慌張的，可是現在他心裏不由得緊縮了。她還想用勁的掙扎一下，但什麼都沒有效果。

若霞被帶到德國軍官住著的農家小屋子裏。

德軍所俘虜的這一個遊擊隊員，是穿着皮帽子，穿着皮外套，棉襖，穿着靴子，身上掛着「一個白銀的戰士」。但是稍一檢查，他們便發覺了這是一個姑娘，很年青，高身材，端正的結構，帶着又火又黑的眼睛，和剪短而向後梳着的黑頭髮。

若霞默默地進了這間蓋着草的，窗戶，掛着帷簾的屋子裏，裏面坐着一個德國人，頭髮梳得很呢，微笑着，他久久的端詳着若霞的臉，然後詢問起來。

「喂，姑娘，不要怕，你叫什麼名字呢？」

若霞不答，最後明明地說：「丹妮亞」。

「你們這十條，共幾個人？」

「不知道。」

「你們在彼烈利仙夫森林裏已經停留了多少時間呢？」

「不知道。」

丹妮亞

「前幾天殺死我們兩個兵，而毀滅了他們的屍體，是你們一伙做的嗎？」

「我不知道。」

「燒燬我們的馬房和十七匹駿馬的事不也是你們的鬼把戲嗎？」

「不，」若說一點也不說。

那個軍官生氣了，但是他還是裝着那麼嚴動的耐着性子問：「如果你能够完全告訴我，或者告訴我一些事情，這是有沒有人知道的，你就可以獲得自由了。」

「不，」不知道。」

「啊，啊，啊，」這個軍官發狂的跳了起來，他的眼睛放出了兇光，他狂吼着：「這是一個狡猾的東西，她她起來，打她五百鞭，不吧？二百鞭，我今天特別慈悲。」

兩個鬍鬚的德軍我回若說。把她身上的皮衣剝下了，撕碎了他的襯衣，他們用四隻骯髒的手抓住她，他們拉着她，並用拳頭捶着她的背脊，胸膛，然後把她綁在柱子上，沉重的鞭子開始抽打了，鞭子在臉上，鮮血便從額上迸了出來，鞭在背上，那鮮血便從粗大的鞭痕中湧了出來。若說尖銳地慘叫着，但是過了五分鐘的光景，她的聲音低弱下去了，最後昏過去了，那兩個獸兵把她解下，用鹽水灌了，拋在牆角，並不多看，眼便走了。

「當她清醒了時候，她的手脚全是血痕，他痛苦地移動着脚步被送到房主人顧利克的小屋子裏。

她苦海無歸，她，沒有了皮帽子，沒有了和暖的衣服，她在監視之下，祇穿着一條短褲和一件破碎的襯衣，襪露着兩腿，踏清雪走來。



當她帶進了屋子，主人借著燈光，看到她額上有很大的青黑色的血汗，腿上和手臂也都有傷痕。她的手被繩子向後綁縛着。她的嘴唇已被咬得破腫出血。這一定是她緊緊咬着自己的嘴唇，當敵人用酷刑逼她認罪的時候。

她坐在長凳上。德國巡哨兵站在門首，還有一個兵同着她。顧利克夫妻倆躺在壁爐子上面，注視着她。她鎮靜的坐着，毫不動彈，後來討些水喝。顧利克從壁爐子上溜下來，跑到水桶跟前，可是那個德國哨兵嚇退他。

「你也想捉棍子嗎？」哨兵凶惡的問。

住在屋子裏的德國兵，圍住了這個姑娘，大聲拿她取樂。有的用拳頭擲她，有的用燃燒着的火柴灼她的面頰，還有拿鋸子來刺她的背脊。

那些兵玩够了，跑回去睡覺。哨兵擄去了鈴，這姑娘就拿從屋子裏出去。他在她後面沿着街道走，鈴刺緊逼着她的背部。以後，他喊着：「向後轉！」帶她向原路走回。她赤着腳，祇穿一套襯衣，在雪地上走着，直到這個折磨她的人，自己凍得發抖，決定要回到暖屋去的時候。

這個哨兵看守着鈴，從晚上十點鐘起，到半夜兩點鐘止，每隔半點鐘或一點鐘，就帶她出街去十五分到二十分鐘，最後有人來替換這個囚鬼，一個新的哨兵站到崗位上。落難的她得到允許，在長凳上面躺下。顧利克女人，看有機會，跑過來和她低聲談話：

「你是那裏的？」她問。

「你做什麼問這個？」

「你從那裏來？」

「我從莫斯科來！」

「你有父母嗎？」

姑娘不答話了，她的眼睛有些紅潤。她的眼睛裏立刻浮現出一幅一幅的圖畫，離別時候的母親的慈祥的臉，健康而粗壯的隊長的慈異的眼睛，安東尼娜的活潑可愛的笑容，那封充滿着血和淚的信，以及在叢林在雪地的生活，她什麼都想起了，但是她又什麼都不想了。

她被敵人這樣恣意的拷打着，侮辱着，沒有聽到一句安慰的話，她感覺到有點孤單，然而她又愉快的滿足了，她彷彿看到她的背後有無數的英勇青年男女踏着她的血跡前進。

她知道她已經落在敵人手裏，除了死是沒有第二條路的。她不能再希望什麼。她這樣騎着，直到清早，沒有動一動，什麼話也不說，甚至也不呻吟，雖然她的兩腿凍傷，痛得厲害。

第二天早晨，德國士兵在村子中間，動手建造絞人的架子。  
顛利克女人又和若霞低聲談話：

「前天夜裏是你嗎？」

「是我，……德國人燒死沒有？」

「沒有！」

「真可惜。但燒了什麼沒有？」

「燒死了他們的戰馬。據說，兵器也有燒毀，……」

早上十點鐘，德國軍官們進來了，其中最大的一個，用俄國話問這姑娘。

「你說，你是誰？」

「丹娜！」

「你說，史大林此刻在那裏？」

「史大林在他的職位上。」姑娘回答。

另外還有許多問句，都得到「不」和「不知道」的回答！

納粹匪徒早就這樣的決定了，絞死她。

從德軍司令部裏，取來了若說的一部份物件：短衣，褲子和襪，皮帽子，皮外套，靴子，都不見了！這些早已分配給他們的下士。在審問的地方，又捆着她的行軍口袋，和在袋子裏的汽油瓶，火柴，手鎗的子彈，糖，鹽。

有人給若說穿衣服，房主人幫着她把襪子套上那紫黑色的兩腿。在她的胸前，掛上了她那被收沒的汽油瓶，和七塊木板，上面寫着「遊擊隊」字樣，這樣她被帶到絞架豎着的那個廣場。

十個騎兵拿着刀劍，圍繞着行刑的地點。一百多個士兵，和幾個軍官也站立在四周。當地的居民，奉令集合，來參加行刑，可是他們來的不多，並且有幾個來站了一會，誇憤憤的散回家去，可以不見見那可怕的情景。

從橫木上面掛下來的活索子，放在幾近心份的兩個疊起來壘着的木桶上面。若說被人捉起來，站在木箱子上，活索子套進頸項。一個德國軍官拿着柯達克鏡箱，對準絞架拍照；德國人是專喜歡拍製殺人行

飛的照片的。司令官對那執行劊子手職務的士兵，發出驚慌的暗號。

若說利用這頭，對着集體農莊的男女莊員們，丟去亮而帝斯的斧背喊着：

「喂，同志們，你們爲什麼膽着不高興？要更勇敢，要奮鬥，要痛打德國人，要燒，要消滅乾淨！一並排立着的德國人向上揮手，彷彿想打她，又彷彿要閉住她的嘴，她揮開個的手，又說下去：

「我是不怕死的，同志們！爲了自己民族而死，是最幸運的。」

拍照的自遠自近，拍了絞機的照片，又走過來想從側面拍她。劊子手靜靜的聽着司令官，他向拍照的猛喊道：

「快些！」

這時候，若說轉向司令官方面，對着他，對着德國士兵，又說：

「你們此刻絞死我，但我不是孤單的一個。我們有兩萬萬人，你們不能盡都絞死。他們要代我對你們報仇。士兵們，時候還不過，快投誠做俘虜吧，勝利總是我們的！他們要代我對你們報仇……」

德國人站在廣場上的，哭聲上只有的人轉過去，背清面，不願看到那即刻發生的事情。

劊子手抽動絞繩，活索子扭緊着實的喉嚨。但是她，用兩手扯開活索，站起脚尖，緊張全身的力量喊着：

「分別了，同志們！要奮鬥，不要害怕！史大林同着我們！史大林要來的……」

劊子手用靴刺向木箱踢去，木箱在不滑而踏緊的雪上，軋軋作響。上面的木箱倒下來，碰的一聲，打落在地上，大眾向後擠去。發出了不知是誰的號哭，它的回響在樹林子的路上重複着。

行刑以後，廣場上的人立刻散盡，在這天，居民非有萬不得已的事情誰也不出街去。若說的屍體懸掛了整個月，風吹着，雪打着，她英靈的面龐，在死後也保持着生氣與清潔，深深的安靜的印象留在上面。那些必須走過的人，都低垂了頭，加快了脚步。祇有德國軍隊經過村莊的時候，愚笨的士兵圍繞着絞架，很久的取樂，用棍棒向她身體衝擊，哈哈大笑。

她被敵人俘虜，死在法西斯帶的絞架上面，沒有發一聲呼喊自己的苦痛，更不說出自己的同志。她從容就義，是英雄，是永不摧滅的偉大民族女兒！她的紀念將永遠的活着！

被侮辱着的遺體，吊在村子裏過了許多天，到十月一日晚上，被法西斯黨營發命令，掘去絞架，村老婦人衆，在村子後面，他們掘開凍結的土地，作一個深坑。

若說草草的埋葬了，在村子後面，垂枝樺樹之下，吹來的雪掩蓋了墳丘。被當作丹國的英雄，雷靜地安眠在雪地的下面。

## 第五章

在十二月的黑夜，若假所期待的英勇的軍隊已來了。

德國軍隊退却得非常慌忙，來不及焚燒彼得利仙夫村。這是附近各村中未曾燒盡的一個。目擊希特勒黨徒這樣惡夢般罪行的居民，保存了若假勳績有關的地方，保存了埋着她遺骸的墓地。

戰士們在行軍休息的時候，都來到這裏，向她的遺體致敬，並對她陳說衷心的民族的感謝。

這位英勇女戰士的故事，已口傳口的講遍了從法西斯蒂手裏克復的各村莊。前線的戰士，用自己的詩歌，自己對敵人的射擊，奉獻給她。她的紀念物品，給與人們新生的力量。一個歷史科的學生，寫給真瓊報編輯部說：「我們蘇聯的人們，還有許多必須經過的事。到了很困難的時候，我將重讀這個悲感的故事，並注視女遊擊隊員美麗而勇敢的面龐。」

若假的光輝的肖像，照耀了很遠的四周。她用自己的勳績，證明了她無愧於所讀的，所夢想的，所學習的偉人的一切。

##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蘇聯各報紙登載丹孃母親對全國青年的廣播演說，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莫斯科真理報登載紅軍軍官自前線寄給丹孃母親的一封信，都是很能感動人的。

### 丹孃母親對青年的廣播

親愛的同志們！

我要對你們，我的若霞的同年，親朋，學友們，講幾句話。我要用整個母親的心請求你們。對萬惡的法西斯蒂勝類復仇，對殺死我女兒的德國劍子手復仇！

同志們！請到若霞，我是忍不住的慘痛。你們都能明白這傷。因為我喪失了對我最親近最寶貴的人，我鞠育她，我撫教她，希望你們中間不論那一位將來做母親或者父親的時候，不遭遇到這樣可怕的悲哀。

但是我究竟應講若霞。我應當對你們全體，對所有我們的青年人講：我誇耀我自己的女兒！同時我也要你們的面前，對我的若霞講，雖是她不能聽到我：我誇耀自己因為是有你，我的女兒！

同志們！若霞有清晰的頭腦，熱烈潔白英勇的心胸。她有着戰士的心。同志們！我們和若霞是心心相印的活着。我們不單是母親和女兒，也是朋友。我們同憂共樂。我知道若霞對生命，對祖國，對共產主義青年團，抱着怎樣的態度。同着我的女兒，我是溫暖而舒適的。稍有些不快活的時候，她便走過來，腫着面孔，與低地說：

「媽媽，你作了什麼？丟開吧，媽媽！一切這些都是要過去的。」  
她是一個非常樂觀，對人生觀賞一致的人。我比她年老，比她多經驗，但是她幫助我英勇地度過失敗或艱難。

同志們！若霞對我說：她要到前綫去。「媽媽，我將到前綫去加入遊擊隊。對於你，我可以說明這個。你明白，我沒有力量站在旁邊，當着法西斯蒂向莫斯科攻來的時候……。」

我應當承認，淚水湧到我眼睛裏來了。這對於我，完全是出於意外的。我當時很難立刻作成這個模樣，我的女兒，這樣年青，竟要去作戰……。

若霞看出我的難過，她說——她真是這樣說：「你爲什麼哭，媽媽？你不是對我說過，我應當勇敢而誠實嗎？媽媽，我誇耀自己，我將與法西斯蒂戰鬥；你也應誇耀自己，我將到戰場上去。帶着淚眼來送我是不應當的。」

我吞咽了眼淚。我仔細瞧着女兒，甚至感到有些對不起她——她是如此的快樂，興奮，高興……在這晚上，我們和着震發特別感得痛快。

若霞同意我送她到火車站。帶着一個小的行軍背囊。這是我自己親手爲她買的背囊。……  
我們在火車站作別。若霞對我說話。我此刻還彷彿聽到她的高傲而快樂的聲音：

「我將成英雄回來，或將成英雄死去，你，媽媽，你不要憂鬱。」她於是微笑了。我從此再也沒有看見她了。

同志們！我的心受了慘重的創傷，時間也不能治好這個傷。但是我誇耀自己，我的女兒爲了偉大的事



業，勇敢前進，並且，直到她最後一口氣，還是那樣的堅強，高傲，她捨生取義，是真正的人，是真正的戰士。

同志們！我高興着一點：人們永遠不會忘記若霞了。我這顆母親的心一天跳着，她在這心裏也一天活着。我不在了，她也將在你們的心裏活着。你們的兒女，必定很良好的追念她。……在真理報刊登「丹孃」短文的那一天，我會乘坐電車。我沒有讀報紙，但是聽到所有的人都在說「丹孃，丹孃」，都在講這位姑娘的動績，講她的意志具有非常的力量。那時我的頭腦裏並沒有想到這個姑娘就是我親愛的若霞……我祇是激動，懷念若霞；她在前線怎樣？我又想着：倘使我的女兒臨到危難，無可躲避的時候，希望也要那樣的堅強，和這個奇女子丹孃一般吧。

但是以後竟證實了這個丹孃正是我的若霞。……

同志們！讓這些法西斯蒂德國的吮血的殺人犯萬劫不復吧！讓他們的母親，他們的女兒夢想我的若霞可怕的死刑吧！殺人者人亦殺之！我知道這個。法西斯蒂主殺即將撲滅，永不再生。我知道這個。同志們！但是我是一個喪失了愛兒的母親，我請求你們。要更決的爲我的若霞復仇！

復仇呀！青年們！對那磨折、虐殺我女兒的德國獸類復仇呀！

我請求你們這個。我跟在永遠忘不了的若霞的後面，再重說這個：

「要更勇敢！要奮鬥，要痛打德國人！要法西斯蒂劍子手死！要他們全死！」

## 紅軍軍官給丹孃母親的信

現在已是深夜，黑暗的嚴肅的夜，我們是五個紅軍的官長。我們坐在土窖子裏面。戰事靜息了多時，將於拂曉重行開始。

我們本應當去睡，但是沒有睡的可能。我們讀了你對我們青年戰士的演說辭。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興奮這樣熱烈誦讀過。

在作戰經過的路上，我們看到被燒的村鎮城市，帶着凍僵的孩子在手臂裏刺激得瘋狂的農婦，被蹂躪受磨折的小姑娘，成千成百被殺死絞死的人。我們看到血腥氣的希特勒黨徒所留下的一切。在所有的戰事裏，我們的眼睛一向沒有含過淚的。

今天你的說話，擠出我們痛心凝成的一滴淚。我們擦去了。擦去以後，我們發誓：我們永遠不忘記丹孃，永遠不饒恕德國人。她的聖潔的像，能鼓勵我們，能熾熱我們，能喚起並引導我們去戰鬥。

對於你，我們的母親，為我們鞠育英雄的母亲，我們表示兒子們的感謝。  
在危急的俄頃，戰士們爭說丹孃，丹孃的精神能引起力量，引起勇敢。「丹孃」——這已成爲愛國者的名稱。

我們記憶起來，在里巴窪地方作戰的時候，德國人用密集的隊伍向我們的戰壕撲過來。再遲一分鐘，他們就會跳上我們的肩頭。忽然間，一個年青女通信員全身湧現在面前。

「同志們！怎樣你們還伏着？前進！」

一種可驚的力量，使我們都從戰壕裏起來前進。戰士們大聲喊着「嗚啦」。奮身撲敵作白刃戰。女青年滿信負死了，敵人也被擊潰退走了。我們原來沒知道她名字，現在就用丹孃這名字叫她。媽媽，我們永遠不忘丹孃。我們要為丹孃報仇。她以英雄的死與世長辭，但她的精神是永生的。

丹孃不死！你要掙得住氣，媽媽！勝利是我們的！敬候！

中尉 戈路勤

古爾丹雪夫

米都果夫

少尉 巴爾蘇芒

二等政治指導員 健夏特尼克

於西北戰場

## 丹孃 曲

這首歌登載少年真理報，甫明氏製譜，克林凱爾氏作詞，最先在莫斯科劇院首次歌唱。現在則差不多蘇聯青年男女都在唱了，歌詞悲壯雄健，感人至深，特向同胞介紹。

### (一)

天剛亮，朝霧茫茫裏見村莊，

凜烈的寒光籠照着四方。

德國強盜捉住丹孃，

拖進屋裏審問狂。

丹孃眼裏閃出無畏的光芒，

身上抄出炸彈和手槍。

任百般拷打，不吐半句說，

終不說游擊部隊的行藏。

永遠不滅呀，丹孃的光榮。

到處有我們英勇的女郎，

獻生命，為祖國，像丹孃一樣，

帶着一顆光明的心，長芬芳！

### (二)

狂風吼，雪壓的樹枝久低昂，

劊子手準備殺人的刑場。

丹孃最後朝前凝望，

屋上輕烟在飄揚。

農民們全聽到：我們殺不光

絞繩勒斷悲壯的聲浪。

親愛的丹孃，說話有力量，

眼淚可乾呀憤恨不能忘。

永遠不滅呀，丹孃的光榮。

到處有我們英勇的女郎，

獻生命，爲祖國，像丹孃一樣，  
帶着一顆光明的心，長芬芳！

(III)

天剛亮，朝霧茫茫裏見村莊  
凜烈的寒光籠照着四方。

這個名丹孃的姑娘，  
農夫葬她梓樹旁。

大家宣誓：和敵人澈底算賬，  
永遠記着丹孃的慘亡。

游擊的隊伍，要不斷的增長，  
堅決復仇才對得起丹孃。

永遠不滅呀，丹孃的榮光。

到處有我們英勇的女郎，

獻生命，爲祖國，像丹孃一樣，  
帶着一顆光明的心，長芬芳！

## 蘇聯女英雄

### 復仇的故事

瑪利亞，奧克杜亞勃絲加亞的故事，真可以取名爲「一個母親的復仇記」。她今年三十八歲，是坦克部隊裏的軍曹。她曾勇敢地作戰，因此獲得一枚一等愛國戰爭勳章。

瑪利亞來自塞伐斯托波爾，在戰前她和她丈夫以及兩個兒子過着快活的家庭生活，瑪利亞的職業，是汽車司機，她很關心家事，並且用許多時間去做縫紉，刺綉，和佈置房間的工作。可是她也像其他的蘇聯婦女一般，在戰爭中受了訓練。她能使用機關槍，會得到獎勵射擊手的伏洛希洛夫獎章。

戰爭開始，她的丈夫費多托維夫做了團長，她的兩個兒子也出去當兵了，留下她一個人在家中，不久以後，她得到她丈夫「英勇殉國」的消息，接着，她的兩個兒子也戰死了，她的父親母親已陷於德軍佔領的地區。這時，塞伐斯托波爾在燃燒中，瑪利亞現在孤單單地，已必須放棄她的家，向東逃避，她不能再安頓下去，過平靜的生活了。

她要去工作，不是當紅十字會護士，担架夫，狙擊兵，而是當一個坦克車的駕駛員！她的一切被毀滅了。因此她渴望著，要爲她已死的丈夫和兒子報仇。

她把她家中所有的東西都出賣了——手巾，檯布，枕套，被單，麻布襯衫等，在那些東西上會有她自己親手做的縫紉及刺綉。她有五萬個盧布，這數目，足以爲她買一輛坦克車。

因爲她是一個三十八歲的婦女，因此她知道，軍隊未必允許她有加入坦克部隊的特權，只有請求這位

最高統帥發個特別的命令，可能使她實現她的願望。

她致函史大林說，她能捐助五萬個盧布，購買那輛她所要自己駕駛的坦克車。「我要給坦克車取名爲「戰鬥同志號」，她還寫道：「我是一個汽車司機，還能使用機關槍，並且會得到獎勵射擊手的伏洛希洛夫徽章。」

史大林的回答是：「你的願望可以成全了——」

於是瑪利亞練習很勤勉，她在崎嶇的山地駕駛練習用的坦克，開行了八百五十哩。她通過了試驗，並得到了榮譽徽章，同時還發到一套軍曹的制服，在制服上面，還別上了個「紅衛隊的軍曹」的徽章。

瑪利亞帶了她的「戰鬥同志」上前線去了。

她的同事助手都是年青人，她像母親般的對待她們。她比他們起得早，爲他們煮早餐，洗衣服，補衣服，在晚上，跟他們坐在一起談天，講給他們聽，關於他們的家，他們的家人，他們的計劃，以及他們的將來。

以後她又到了火的洗禮，她被派去攻擊推進中的德國步兵。她駕駛坦克車，當時邊槍手消滅大批敵人。這次戰爭證明了瑪利亞跟她的同志打了一次真實的勝仗。接着，其他戰事開始了，瑪利亞變成了一個有經驗的士兵，她的「戰鬥同志」出去巡查，出征，埋伏，並參加正面的攻擊。

瑪利亞是在對那個會殺死她的丈夫，兒子的軍隊，以殺她的父母，也可能已經把他們殺了的軍隊，施行復仇。

後來一顆砲彈打中了「戰鬥同志」，它受傷了，當時沒有人把它逃走，瑪利亞跟她的同志留在那裏三

天，修補坦克車。當它修理好後，她立刻又駕駛它上戰場了。

在一次劇烈戰爭以後，「戰鬥同志」及其他的坦克車，都藏匿在森林裏。突然，德軍砲兵開始轟擊它們，「戰鬥同志」被打中了，瑪利亞同她的同志即刻出來修理，什麼地方都破損了。砲彈還繼續不斷地轟擊着。瑪利亞被催促着，離開這危險地方，可是她堅持地留在那兒，做她的工作。

兩顆砲彈爆炸在瑪利亞身邊，她受傷而跌倒了，但是她並沒有死。她被送到一個醫院裏去治療，在那裏，她的團長給她帶來了一個消息說：「她爲了這次勇敢，得到了獎章。」

她對她的團長說：「我的同志們也該被獎呀！」

雖然她仍在醫院裏，她很快活。她的願望是能很快的復元，並且帶了她自己的另一輛「戰鬥同志」重上前線。



## 女航空家第一號

蘇聯女航空家科里素都布亞對於稱讚她的人回答說：「我不喜歡把我的部屬送我自己不要到的地方去」，當她剛轟炸敵人供應線後的一個晚上，我拜訪她的時候是這樣的說。

在她的胸膛上掛着蘇維埃政府賜給的最高勳章——蘇聯紅星勳章，蘇維埃英雄勳章，列寧勳章以及小形玻璃製成的旂形勳章——這正顯示出她是最高蘇維埃聯邦的一員。

她現在是領導着四引擎重轟炸機的少校隊長了。

她是這特殊部隊中的唯一婦女。

她參加每一飛行隊工作，所以她說：「每一個蘇聯的婦女都喜歡去打擊法西斯敵人而得到一個光榮」，但她還繼續說：「你們要知道女人常常是比男人更兇猛的」。

科里素都布亞她自己並沒有表示出特別的兇惡，她一點也沒有女英雄的氣概。

她現在的年紀是三十一歲了，她說：「她已經是一個老人家了」。

她那深黑色的頭髮剪得像英國婦女一樣的長，她的眉毛是黑色的，她的臉孔是圓大的。

在她的灰色眼睛上，掛着一副瞄準器，好像是一個民航運輸的駕駛員。她的手是闊大的，柔嫩的，配合着她那長大和強壯的各個指頭。

她手上的指甲被修剪得光潔，她有一種縮小眼睛和收縮她那闊大而對稱的嘴唇的方法，但是她的特性是溫和的，幽默的。給坦白的外國人觀察，好像她對於享受人生幸福是富有十分愉快的經驗。

科里素那市正是蘇聯大革命時代第一等飛行家的女兒，但是現在她的父親已五十八歲是超過飛行年齡的人了，而且她仍舊是紅軍中的一員。

在小兒時代她就飛行滑翔機了，至十七歲她就成爲獨自飛行單引擎飛機的獨唱者。她教練她的丈夫飛行，現在她丈夫已經是一個飛機駕駛員了。她的婦女馬利亞，羅登卡是一個運輸降落傘部隊的飛行員，她自己的兒子僅有五歲半也能單獨的飛行滑翔機。「我稱讚我的兒子，」她說，「他的名字是叫烏察里，但是我們都叫他爲小鷹，我所獲得的勳章就是因爲他而得到的，他曾經說過假使你是去轟炸法西斯德城市，你可以盡量去」。

我問着關於她的飛機是否會被德機掃射過，她說：「有幾個小洞子，這小洞子不過只能够插過你的指頭」。我問她假使她是被德國驅逐機攻擊的時候將如何應付呢？她回答說：「對的，我是很聰明的來對付敵人，我有一個特殊的使命。」

我問她關於婦女如何參加空戰的情形。

她回答說：「婦女們在蘇聯軍隊中爲轟炸機駕駛員，她們以前曾任過民航駕駛員，她們富有經驗。」許多婦女們已經飛行過四千或五千個鐘頭之時間了。她們第一次是受着滑翔機訓練，以後進入飛行初級學校，最後進入駕駛員學校，她們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已經準備好了。

「當戰爭爆發以後，婦女們都志願參加受着同樣的訓練。」

「我們選取着十七歲以上的婦女，經過一次嚴格的體格檢查，婦女們不再是民航的航空員，她們以前會爲飛行隊中的指導員，而且現在她們正在駕駛重轟炸機了。」

我問着科里素都布亞，在蘇聯是否有婦女戰鬥員，「在蘇聯空軍中已有數百的女戰鬥員了。」她說。「婦女飛行戰鬥機在性情上比駕駛重轟炸機是適合的」。

「我的朋友烏爾那，哈馬科當戰爭開始的時候已經是蘇聯空軍中的一個戰鬥員了，並且曾擊落三四架德機」。

「她在戰爭爆發不久以後即生了一個小孩子」。

「她在生育後的一個月又再開始飛行了」。

我問着關於烏爾那的生育以前，她的指揮官爲甚麼不減輕她的責任，科魯素都布亞說：「他是不知道的，因爲她穿着寬大的飛行衣」。

我愈問着科里素都布亞對於男女生理上的區別問題，這在戰爭方面對於女子是有妨礙的，然而這個問題使她覺得快樂。

「這是我的特殊問題。」她說：「只有強健的男子和弱小的男子以及強健的女子和弱小的女子的區別，在蘇聯並沒有性別的不同」。

她告訴說：蘇聯在二十五年前已經解放了數百萬無權利的婦女了。她並告訴說：她是飛行那白色紅星的飛機，她到塔什干時婦女們是怎樣的圍繞着她，問着關於她們到底是怎樣的變成航空員。

她告訴着爲什麼有許多回教徒婦女們要戴起紗罩？而那些戴紗罩的婦女們現在也變成航空員了。她已發現女航空員在生理上對於飛行是沒有多大妨礙的，在高速飛行時對於腦力方面所受的阻礙也不會比男子爲多。

不但婦女們只負起了飛行員的責任，並且她們還參加入航空隊中爲無線電人員以及領航員。男女戰鬥員是沒有甚麼分別的立在同一合作的陣線上。

我問着科里素都布亞關於婦女航空員是否曾被擊落或被俘虜過。

「當然，」她說：「這是戰爭」。

她繼續說關於最近有一架德國飛機被擊落於莫斯科附近，在隊員裏會發現有一個女飛行員。

由此看，在紅軍航空隊中婦女們所做工作的範圍是很廣泛的，但是科里素都布亞還願意討論着關於婦女們在其他部門服務。

她提起了一個十分瘦弱的女子——碧羅娃露亞，關於她你幾乎不能想像得到她的戰鬥力量，但是她已加入遊擊隊中爲無線電人員了。她在冰天雪地中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而且在她的背上還帶了一架無線電，一直到她的腳結凍時爲止。

她提起了一個蘇聯的船長——赤鐵妮娜。她同時也提起許多個坦克車的指揮官和潛水艇無線電手。「你或者已經注意到了，」她說：「數千的婦女們正在前鋒隊中了」。

「我知道許多女子已經參加過最猛烈的戰爭，並且當她們請假在家裏的時候，穿上淡雅色的袍子，梳着光亮的頭髮，你是難以想像得到在很短時間以前她們正在屠殺着法西斯份子」。

## 女騎兵

我要告訴你關於盧特美拉和她怎樣加入騎兵團的故事。

她是一個十九歲的瘦弱女子，被一個願望佔據着：參加紅軍到火線上戰鬥。但這是需要忍耐，強健的身體和真正的勇敢。不是由興奮或一時的衝動的產生的勇敢。作戰而致勝是需要最後的勇敢，能耐得過戰爭的困苦和艱難的勇敢。

單單有上戰場的勇氣和願望是不夠的。因此所有的徵募站都把盧特美拉拒絕了。他們是對的，如我上面所說，她只是一個瘦弱的女子，嬰孩般的臉和小手，雖然強健，看來却並不如此。像這樣一個小孩子在前線能夠做什麼呢？現代的武器不是造來給女人拿的。在另一方面，在後方有許多女人可做的工作。盧特美拉被再三地這樣告訴過，而每次她都噘着嘴唇走開了。

終於她把這願望放棄而參加了野戰衛生隊。這裏她被派當洗濯女的工作。洗濯衣服當中並沒有什麼羅曼蒂克的事情。腰彎到浴盆上搓着紅軍的麻衫和綁腿，她不時因空虛的煩惱而哭泣着。但她仍然用鄉下農民的技巧做着她的工作。

一天，一支騎兵隊來到她的野戰衛生隊駐紮的村子，這小小的洗衣女從孩童便歡喜騎馬並在早年受過訓練，她一直跑到司令跟前要求入伍。

司令拒絕了。

兩天之後，她再次跑到那裏。

「啊，又怎麼了？」司令騰奇地說。

「是的，就是癩。」她輕輕地答道。

「聽着，孩子，」司令想懇求她，「在你能够拔出你的刀之前，風會把你吹走呢！忘掉它吧！好女孩……」

一個鐘頭之後她又回來了。

「司令同志，請把我用作斥候吧，我可以扮得像一個小女孩，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請派我到德軍後方……」

她將她的計劃說給司令聽，計劃如此精明，司令竟驚訝地緊着這瘦弱的女子，發慮了一下，同意了。

兩個鐘頭之後，一個小矮女穿着羊皮蓑衫，毛氈靴，頭上的披巾拖到背後，離開這村子走上大路。

她一直步行到天黑，然後在一個沉默的，面孔難看的老農婦的茅草屋借宿。第二天一清早她又決趕路了。就這樣她越入德軍後方相當遠的地域，她經過了冰凍的屍體在上面飄盪着的絞架，她看見燒得草木不留的村莊。在一座橋上她遇到了一個小孩的屍體，頭部已被斬掉。她看見一個年青女人被德兵強姦後變成瘋狂，在那裏走來走去。

盧特美拉注意着所有這些並繼續趕路，她的兩脚因步行過多而腫起來了，但是她仍然走着走着，留意着德軍部隊的位置和他們司令部的所在，牢牢的把這些記在心裏。

現在可以回去了。當她開始走回路的時候，她注意到一個大約十二歲的小孩子，似乎也和她是走着同一

的路線。

「我的老子被殺了，」他用一種暗啞的聲音說。他有一個大人的臉孔。

「我的也是一樣。」盧特美拉說。

「我要到我們那邊去，」小孩子走着。

「我也是。」

小孩子蹣跚頭，趕前一步，回過頭來用莊重的大人樣的聲調說：

「你跟我走，我替你擋風。不要難過，我們要到那邊的……」

她們竟日以涉着一直到天黑，才決定在來近的第二個村子借宿。像小狗一樣，她們在第一家的門上抓着，一個高大的，醜陋的，帶着披巾的農婦走來開門，靜默地盯了她們一眼，把她們收納了。

裏面德兵圍比桌子坐着，火爐生着熊熊的火焰，一個高大的，裸露着腰的德兵在襯衫上尋找錢子。他捉到一隻，夾在指縫間好一會，癡笑着似乎忽然起了一個新穎的主意，於是他把錢子直向盧特美拉擲去。

她癡癡地閃了一閃，兵士們大聲哄笑起來。盧特美拉睜大眼睛注視着他們，從小時候她便聽說「德國人乾淨，德國人整潔，」這全是謊話。這裏就是活見證；骯髒，蠢笨的一羣，輾轉在他們自己的汗垢中；把茅草屋弄成像一團豬糞，用沒有洗過的手吃東西和躺在污穢的麥稈上睡覺。

一個德兵偶然瞥見盧特美拉穿着的舊毛氈靴，不得像小孩所穿的一樣。那兵士喃喃地說了些什麼，走過去給盧特美拉一推，把靴子從她腳上脫了下來，這靴並不合他穿，但他注意地看了看，拿出小刀來把它割開做內鞋底。盧特美拉喘着氣。

「不打緊」，農婦低聲對她說，「明天我另外給你一雙。」

第二天清早，那些德兵還在草堆上打鼾，盧特美拉和那小孩便離開了村莊。主婦給盧特美拉一雙毛靴，另外還給了一包食物，她們越過一座樹林，走上一條幾乎已經沒有人走的小路。小孩子已經很久沒有說話，突然間轉向盧特美拉說道：

「他們拿你的靴時我正打瞌睡，不然我要給他們像這樣一擊呢……」

「不打緊」，盧特美拉安慰他說。「我們將來要痛擊他們的，爲着靴子和爲着一切。」

這天夜晚她們回到了我們的騎兵隊司令部所在的村子，她們疲乏得幾乎要死。騎兵們給她們以盛大的歡迎。

盧特美拉的情報證明很有用處，司令因此以尊敬的眼光看着她。當她每次請求入伍時，他抑制住衝動說：「聽着，孩子……」

這就是盧特美拉加入騎兵隊的經過。

人們可以繼續敘述她怎樣和男人們一同去進行搜索和突擊，她怎樣幫助佔領一個德國師團的司令部。她怎樣打份成一個農村小女孩，再次潛入德軍後方和帶回有價值的情報。男人們漸漸和她混熟了，把她當作一個小同志看待，每個人都知道她是隊裏的一名隊員，並因此而尊敬她。當團部再次出發時，她登在她的馬上，看來只像一撮的小東西，紅頭髮和短鼻子都染着雪花，男人們讚美地望着她，他們當中有一位得意地說：

「看她，你要以爲她是從馬鞍中長出來的呢……」。



丹 癡 傳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出版

實價國幣四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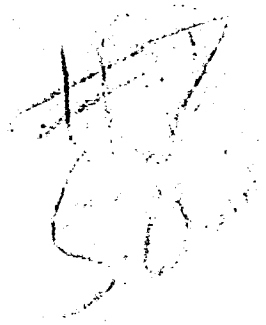
著 者 青 苗

發 行 人 柴 紹 武

印 刷 者 戰 時 文 化 供 應 社

印 刷 第 一 廠

發 行 所 戰 時 文 化 供 應 社  
總 社 福 建 南 平 書 錦 坊



本社出版新書

藤井東京記 每冊國幣六十元

最佳劇章劇選 每冊國幣五十元

雁南飛 每冊國幣四十九元

未婚青年手冊 每冊國幣四十五元

一九四四年小說選 每冊國幣六十二元

7  
00.2

每冊實價國幣

02

元